第1章
玻璃熔炉

1

公寓位于东京中野区一角。说是位于中野区，但隔了条小河就是新宿区了。交界处挤着好些类似的公寓和小住宅区。

河的两岸是散步道，而道路两旁的树木、樱花、山樱连绵不断。沿着散步道，到处可见长椅和滑台。老人们悠闲地坐在长椅上午休，出租车悄悄地开过。

鳞次栉比的房屋中间是像蜘蛛网般盘根错节的小道。这里一旦遇上火灾，消防车都很难开进，而且又是那种贫民气息浓厚的小市民区交界的地方，如果不是河对面耸立着的东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京都中心摩天大楼，你也许会忘记，这里也是大城市的一角，而且还紧挨着市中心。

街道上满是垃圾，到处都能闻到人体的腥臭味。这跟散步道旁的树木与各式公寓楼不相和谐地混在了一起。

该公寓建于很久以前，两层，利用预制件组装起来，房顶平坦。墙面上由于雨水的侵蚀，画上了一道道黑杠杠。

一户一个厨房，没有卫生间，只有淋浴喷头。入住者都是单身男女，多数从事色情业的工作。他们之间几乎互不来往。居住环境虽然绝对谈不上好，但由于交通方便且房租又便宜，入住者平均都住上三年左右。就是换工作了，房子不退的人也挺多。

在东京，到底有多少像这样的公寓呢？就在这无数座小公寓的其中一栋里，原本毫无关联的陌生人聚在同一屋檐下，共度人生的某一阶段，然后又各奔东西。

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，但入住者间并没有这种感觉。不过是暂时同住在一栋公寓里，其实就跟双方碰巧住在宾馆里相邻的两个房间，或搭乘新干线时偶然抵背而坐一样。有不少人喜欢这种冷漠的人际关系。

在新宿区和中野区，有不少这种供单身男女专用的公寓。东京城里有无数的人，但每个人又都很孤寂。这种公寓就是它的象征。

2

都市是人间沙漠。无数的小沙砾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都

市。东京更是个大沙漠。不仅仅是生于斯居于斯的人，无数怀着野心、寻求成功机遇的人也来到了这里。

东京具备人类所追求的一切——名声、财富、工作、首饰、昂贵的衣服、美味佳肴、男人们喜欢的美女，一切欲望的对象都闪着华丽的色彩，使你眼花缭乱。

但这些，对于没钱的人来说，不过是海市蜃楼。穷人与欲望的对象之间有扇透明的玻璃窗，伸出手去似乎能碰到，但又绝不可能触及。

在东京美丽的外观下，人类一切丑陋、凶残、邪恶的因子都在悄悄阴笑。东京的表面越是闪闪发光，它的背面越是黑暗。都市就是一个美与丑、善与恶、正直与腐败交相混杂的地方。

但对东京满怀憧憬的年轻人们却只看到它华丽的表面，而不愿看到它的背面。即使看到了，他们还是被东京的光芒所吸引。即使自卫本能告诉自己，那光芒中隐藏的危险可能会害死自己，但他们还是像飞蛾扑火般聚集在东京的光芒下。

对年轻人而言，对于东京光芒的追求，足以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3

当女儿由香说她想上东京时，七条孝文是反对的。但同时他有种预感，他是拦不住由香的。

“待在这样的乡下，我的身心都会腐烂的。”由香说。

“那你打算去东京干什么？”七条问。

“只要去了东京,可以馄口的工作多着呢。”由香满不在乎地说。

“就你这样，你认为你能在东京立足吗？”七条目瞪口呆。

“当然。有几个朋友已经去了，我既然下了这个决心，到了那里就什么都会做的。无论干什么都比待在乡下强。”

离开农村去东京的年轻人，盂兰节或年底回来时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抱着大堆的土特产。他们只说东京好的地方。他们绝不会说为了每年这一两次的荣归故里，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即使这种荣归是假的，但对于还留在乡下的人来说，却仍像昂贵的丝绸般闪闪发光。

由香也想走人东京的光芒中，与光芒合二为一。她觉得只要去了东京，立刻就能走人东京的光芒中。

传媒虽也报道东京有危险与黑暗面，但在年轻人的眼中，东京的负面因子同样闪闪发光。

“我不管您怎么反对，我也是要去的。”由香意志坚定地盯着父亲。

“去了之后就别说哭鼻子话!”

“您放心，就是死了也决不向您求助！”由香斩钉截铁地说。

也许由香真会这么做的。

虽然是骨肉相连的亲生父女，但七条跟由香就是不合。由香小时候一被七条抱着，她就把身子缩得像条虾，而且哭闹不止。别人抱时她都相当老实，自己父亲的手只要一碰，她就会做出拒绝的姿态。

“这女儿对爸爸过敏呢。”母亲笑着说。

但七条自己是知道原因的。

刚生下来父女首次相见时，七条就不大喜欢由香这张脸。按说由香长得细长眼，高鼻梁，紧凑的嘴角，一张挺不错的脸，看过的医生呀护士呀，都说是个大美人，但七条觉得，这个婴儿五官整齐得就像整过容似的，所以不大喜欢。

由香跟母亲还有点像，跟七条就完全不像。最初他甚至怀疑产院是不是抱错了小孩。

七条对长着一张大人式的脸的婴儿由香，由香怀有一种作为父亲不该有的反感。由香敏锐地感觉到七条内心深处的想法，所以才会有那样反应的吧？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七条跟由香间的隔阂越来越深。虽然同住一所屋檐下，但由香像把自己锁在玻璃密室里一般。透明的玻璃隔在父女之间，阻隔着父亲的接近。

由香只跟七条进行最必要的交流。就是在家中，两人也不碰面。早上起来了也不打招呼。七条叫她，她也装着没听到。七条呢，觉得作为父亲犯不着低声下气地讨女儿开心，所以也不主动打招呼了。

七条在当地的高中当校长，一直干到退休。但由香读书时避开了七条工作的那所学校，而进了另外一所高中。

七条工作的高中是当地的一所名校，由香有足够的实力自己考进去。但为了躲开父亲，她特意进了一所差生才会去的高中。

高中毕业后，她拒绝去七条推荐的地方公立大学读书，而进了当地的信用合作社。七条想，就这样安定下来也好。就是进了大学，学了文学或经济，女孩子最后还是要结婚，当个平凡的家庭主妇的。主妇么，学问上说得过去就行了。既然迟早都要当家庭主妇，比起去正儿八经的大学，早点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上社会学点实际的东西，也许更有用些。

可是成人仪式结束一年后，由香突然提出要去东京。七条对此是有预感的。

七条退休后基本上待在家里。为了不跟七条见面，由香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短。星期天、节假日也都要出去。

虽然像是没有特定的男朋友，但由香将薪水都花在衣服跟化妆品上了，穿着打扮也变得花哨起来。

有时还有男人打电话来。

由香是小地方少有的美女。年轻女孩子没有明确的目的去都市时，就必须把“女人”这一性别特征当做武器来使用。也许由香对自己的美貌充满自信，想让它在东京发挥发挥作用吧。

母亲虽然很伤心，但也没办法阻止。

由香已靠着一个先期进京的高中时的学姐的介绍，在东京新宿区的一家超市找了份工作。既然在东京找了个立足之地，七条再也没什么反对的理由了。于是，由香去东京了。

离开家乡的时候，七条对由香说：“好歹盂兰节或年底时回来一趟，让你妈妈看看你平安的样子。”

由香当时是点了点头，但进京后，却一次都没回去过，跟母亲也只是偶尔通个电话。

但由香工作的超市不久就倒闭了，听说以后她就干些自由职业的活儿。说是自由职业，到底是份什么样的活，七条并不知道。即使问了她，她也不会老实回答，再说七条也不想问她。

七条与由香是名存实亡的父女关系，跟她之间有着深深的代沟。如果换了别人，或许还能填平这代沟，正因为是父女，就无法填平了。

与家里的惟一联系——跟母亲的电话最近也没了。或许由香在东京扎下了根，刻意要跟乡里保持距离吧？

但东京不是那么容易扎下根的地方。生活在东京的人大多没有根，不过是在“飘”罢了。现在定居在东京的人，脚下都踩着无数在东京失败的人的尸骨。无数人来到东京的同时，更多的人在与东京的拼搏中失败、堕落。

七条觉得，由香的消息变得少了，并非她真正融入了东京的生活，而是被东京的毒素侵入体内，变得罪孽深重了。

但他又害怕去东京看由香。由香肯定不会高兴的。如果为了搞清楚女儿的生活状况而上京，也许会瞥见女儿丑恶的一面。

七条害怕这一点。

年轻的女孩子没有固定工作还能一个人生活下去，她能出售的东西只有一样。七条虽能猜到女儿大体的生活状况，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

由香已是个能独当一面的成年人了。已不是在她脖子上套个绳索，就能把她带到父母庇护场所的年龄了。而且七条也缺乏父亲该有的那种热情。七条知道，在由香入京的时候，父女的情分已经断了。

由香毅然决然地说，就是死了也不会向七条求救。七条心里也想，就算由香露尸街头，也只得任她去了。

4

妹妹寿寿一看到丰崎俊也，就满脸戒备。

“哥，你又死皮赖脸地来要钱吧？我可没有会生钱的聚宝盆，你别太过分了。”

“老哥好久才露了次面，你不该说那种话吧？”

“谁都是不求人不露面，不请自到绝不是只想露个面。”

寿寿把头侧向一边。

“别说这么无情的话了。东京这么大的地方，只有我们二人是兄妹啊。”

丰崎忙哄骗说。

“你就是那样说，我也不会被你骗的。我又没得过哥哥你什么好处，总是被你盘剥。偶尔你也拿出个哥哥样，让妹妹我享享福！”

“你看着吧，早晚我会大发一笔横财，然后就能跟你一起过好日子了。”

“这台词我已听腻了，在你大发一笔横财前，实际上已不知被你浪费了多少钱了。”

“看上去像是无用功，但其实不是。渐渐地会接近我的目的。”

“即使枪法很差劲，打了很多发子弹，也会有打中的。你是说，只有毫无希望地等待啰？”

“我就是这意思。你还能借点钱给我吗？”

丰崎顺着寿寿的腔调赶紧哀求道。

“果然。光说些是来露个脸的体面话是不行的吧！不行，不行，再不能被你骗了。”

“你就让你哥饿死吗？”

“绝对没问题。没这样的哥反而更好。”

“别说这么伤感情的话，你不该把你哥想成就是来要钱的啊。投资，你想成是投资就好了。这是回报率极高的投资

啊！早晚会数倍，不，数十倍地返还给你的。我是会骗血肉相连的妹妹的人吗？”

“与其向哥哥投资，还不如买彩票呢。”

虽然这么说着，寿寿还是把几张万元钞票递给了丰崎。

“谢谢。感激不尽。到底还是妹妹值得依赖啊！”

“别说这种话了。我这会儿出去工作，你现在干吗？”

“要是没打算把哥哥带上，就让我在这里睡一觉吧。”

“真不像个男人。但在我出去的这段时间，别把我东西搞乱。”

“不信你哥哥么？”

“不信。感觉就像托个小偷帮忙看守屋子。”

“喂，说什么小偷，你不觉得过分了点吗？”

“你还能说你不是小偷啊？每次来都是来要钱。”

在新宿的一家酒吧工作的寿寿，梳妆打扮好后俨然成了一位妖艳的女子。她出去工作了。丰崎一个人留在妹妹的房间里，觉得有些无聊。看了会电视，但没什么轻松的节目。

虽是旧公寓，但到底是年轻女孩子的屋子，窗子上挂着有花纹的窗帘，巧妙地在适当的位置安放了家具，搞得像个住起来很舒服的小屋。

“要是变得靠妹妹过日子，那可真完了。”丰崎自嘲道。

丰崎大学毕业后最初就职的公司，由于母公司的倒闭也倒闭了。接着就开始流浪。

接着，就是工作了他也坐不住了。一旦形成了那种流浪癖，就越来越向坏的方向发展。在流浪的过程中，人也就丧失了认真工作的干劲。

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比较随意。没有工作的责任也没有义务。厌烦了，什么时候辞都行。丰崎就在游离于这种仅做兼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职的日子里学会了依靠女人。向女人低头，日子就能过得舒服，丰崎作为男人虽然还未沦落到这种地步，却也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没什么不好了。

只要扔掉自尊，就再没比这更轻松的生活方式了。自己什么也不干，由女人养活着，性的方面也没什么不自由。但女人们渐渐地也就对他失去了温柔。

结果，在别无可依赖的人的东京，丰崎可以依赖的就只剩下妹妹了。对丰崎来说，妹妹是最后一个据点。无论他怎么乐观，今后都得想想出路了。

也不能总是向妹妹低头。但现在就算想在公司工作，却怎么也没有从干擦地板的活儿开始的勇气。东京有一千好几百万的人，虽然自己一直乐观地认为，在哪里都能找到立足之地，但在那有限的空间里填着那么多的人，根本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。

在沙漠般的东京，住在那里的人就是沙砾。而且还是流沙，不停地在流动。沙砾即使被风刮跑，根本就不会对沙漠产生影响。

在刚毕业那会儿，丰崎对东京抱着无比大的雄心，根本就没想过自己会被吹走。岂止东京，天下都迟早尽在囊中。随着不断的漂泊，过去的野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东京一方面是干燥的人间沙漠，一方面又具有熔炉般的热量。聚集的人们的体温合为一体，变成能熔化人的熔炉。

在燃烧着青春的热情，对自己的未来尚未失去信心时，大家跳进熔炉中一起燃烧。这种热量在乡下绝对看不到。那是一场盛大的庆典。

来自全国各地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们，聚在一起互相燃烧。无家可归、路死街头也没人会多看一眼。冷漠都市的背

后隐藏着互不相识的人们，聚集在一块才具有互相燃烧的巨大能量。

这种燃烧把年轻人深深吸引住了。去了东京什么都会有的，这种错觉就是燃烧的产物。

但某天，你突然慢慢地意识到自己也被烧着了。本是好多人聚在一块互相燃烧的，但结果怎么光是自己一个人在燃烧呢？当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没在东京扎下根时，你就知道了这种燃烧的虚幻性。

无论怎么燃烧都只是一味地丧失能量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在精力、体力旺盛时，以为自己在燃烧的同时也获得了他人付出的能量，但实际上，自己是入不敷出的。

无论如何努力，总不能在东京扎下根来，只是不停地在流动。当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味地在消耗的时候，他们正不停地丧失着互相吸取的热量。那时，对他们而言，东京终于又恢复到它的真正身份—— 沙漠。

丰崎能看到自己的未来。东京没给自己任何东西。虽然曾经认为东京是冒险家的天堂，但成功的可能性比中六合彩的概率还低。

既然如此，尽早离开东京好了，他却怎么也离不开东京。就如“落都”这个词汇所表示的那样，离开东京就是败北。不，是输给东京了。

但构成东京的不仅仅是胜利者，还有失败者。而且失败者的人数更多。甚至可以说，正是支持着极少数胜利者的无数失败者，才构成了东京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东京对失败者是宽容的。如果扔掉人的尊严和作为失败者的屈辱，你是能待在东京的。对失败者而言，日子虽谈不上过得好，但好歹还是能维持下去的。

而且东京并没把胜利者跟失败者分得很清，多数人还只是两边都不搭界的中间派。中间派也分成好多等级，有接近胜利者的，也有接近失败者的。

就像流浪者也有贫富差别一样，人类的差别（人性、经济实力、能力、知识水平、健康、容貌等）实在是多种多样。多样性这个词汇跟暧昧相连。东京虽然生存竞争最为激烈，但同时也具有包容失败者及半途而废者的包容力。

在东京，确实有不少人不知道生存的目的而懵懵懂懂地活着。丰崎就是其中之一。但他喜欢这种暧昧。乡下是没这种暧昧的，但人数和机会太少，无法混日子。

失业后，作为自由职业者，丰崎不停地换工作，从一个女人再到另一个女人，现在则依赖着妹妹。明天该干些什么？他根本就没有计划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

丰崎把头枕在手臂上，用迷茫的眼神盯着电视机。这时，他想起自己已好久没做爱了。有了从妹妹这儿搜刮来的钱，好歹能买个女人玩两三个小时了。这真是现在穷途末路的表现。

虽穷途末路，欲望还在。正因为穷途末路好久没碰女人了，性欲才越来越强。

“隔了好久了,今天就去玩玩吧。”

丰崎的双眼突然放光，从地板上爬了起来。

第2章
在天花板上偷窥

1

北前真司在公寓大门口跟隔壁的七条由香擦肩而过。

“呀,回来了?”由香笑着说。

“是啊，今天等接班的花了点时间，所以就回来得迟了些。”北前说。

“夜班真够呛啊。我现在出去买东西，有什么要买的，我一起买回来给你啊？”

“谢谢。今天没什么要买的。”

“那你好好休息吧。”

“哎，由香，今天公司发了这个，不嫌弃的话拿过去尝

尝吧。”北前从包里拿出一听罐头，递给由香。

“这是什么啊？”由香有点吃惊。

“我们大厦要面市的肉丁葱头盖浇饭的奶油面粉糊。咖喱奶油面粉糊不稀奇，但肉丁葱头盖浇饭的奶油面粉糊不常见。这罐头在令人怀念的老味道的基础上，又花了新功夫。先在职员中以试用品的形式分发的，你就拿过去尝尝吧。”

“肉丁葱头盖浇饭，听年纪大的人提到过，但还没吃过呢。真高兴。谢谢！”由香喜滋滋地接过了。

北前真司一边在一家城市酒店做守卫，一边在准备司法考试。为了将来能当律师，他一直在挑战司法考试。但日子也是要过的，所以一边做守卫一边准备考试。

他每天学习八小时以上，一天也不间断，坚持个两年半，或许才能达到及格线，也不一定能考及格。司法考试就是这样一种很难通过的考试。

他从大学二部法律系毕业后，由于一边上班一边准备考试，学习时间并不充分。夜班又多，过着昼夜颠倒的日子，从睡眠时间内挤出时间来学习占了相当的比重，效率很差。有时学的知识还赶不上忘了的。

即使如此，北前真司还是没有放弃，相信自己会有一天通过司法考试，把律师牌别在身上的。为了这个梦想，他惜时如金，抵抗住东京的所有魅力与诱惑，埋头于六法全书，一直坚持学习。

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说，住在隔壁的七条由香，是孤寂的复习考试沙漠中惟一的绿洲。

她跟北前差不多同时期住进了这座公寓。由于彼此的生活习惯不同，虽说同住同一屋檐下，但碰面的机会很少。

但正因为有同住一屋檐下的缘分，只要见着了，都会说

上几句。

名字由于门牌上写着，自然就知道了，不必通过自我介绍或互相拜访而得知。但彼此完全不知道对方的职业跟经历。两人就是公寓入住者之间那种基本上不交往的、衍生于都市一角的冷漠的人际关系。

不过，这对于北前来说，却犹如在沙漠旅游的游客见着了绿洲。在不认识其他人的东京，由香是北前惟一的熟人，另一方面也是朋友。北前有几次被叫到由香的屋子里，喝她亲手泡的咖啡。是那种在附近的咖啡店很难喝到的香咖啡。

由香听说北前在准备司法考试，于是说：“努力啊，你一定会成为律师的。到时我请你当我的法律顾问啊。”

“由香小姐嘛，到时候我免费为你服务。”

“就算是高额的咖啡费吧。”

两个人就这样说着调皮话，描绘着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的梦。

2

拿着从妹妹那里讨来的钱去玩女人，丰崎俊也突然对这样的自己讨厌起来。本不会对这样的事生起自我厌恶感的，男人的自尊与羞耻早已抛开。游走于都市的底层，不抛开那些东西就无法生存。

但丰崎不知怎的总觉得，从妹妹那儿讨来的一万块钱里，渗透着她出卖自己的怨恨。如果拿这钱去玩女人，就等于拿把妹妹分块出售的钱去玩女人。跟玩妹妹一样。

在此之前，丰崎也有过拿妹妹的钱去玩女人的经历。为什么今天突然生出一股厌恶之情呢？不，倒也不是突然生出的，最近对那种事是渐渐地冷淡下来了。从北方的偏远小城来东京上学，毕业后工作，然后在东京的底层流浪，自己从未想过境遇会如此凄惨。

在人群处于兴奋状态中的东京，自己真是困惑于它燃烧的热量。最近突然发现，有什么东西值得热烈追求呢？只不过是白白燃烧自己的热情罢了。明白了这一点，热情一下子就冷却下来。与此同时，自我厌恶感出现了。

即使拿着妹妹的钱去玩女人，结果还是空幻。一想到这儿，玩耍之心一下子就消失了。看电视也没意思，也没心思看书。书嘛，从大学时代起，除了课本之外就不碰了。打电话叫朋友出来，也常是十次九空。

一旦热情冷却下来，膨胀的时间之海就开始结冰。在名为自由的时间之海中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。就像困在冰海的船只一般，丰崎走投无路了。所有的时间都冻结了，根本无法转身。

丰崎为了打发时间，虽不想上厕所，但还是去了厕所。除了上厕所，就无事可干了。对着马桶解完手，看着好久都派不上用场的自己的命根子，他觉得无比忧伤。

“谚语说‘树上掉下的猴子’（喻无所依靠），到头来，我原来是没女人要的牛郎啊。”丰崎一边解手一边自嘲。

丰崎解完小手，不自禁地抬头看了看厕所的天花板。他发现天花板有点错位。伸出手去试着推了推，天花板错开得更厉害了，能看到黑黑的天花棚。

这下丰崎来了兴致。他站在马桶盖子上卸下了天花板。伸出头看了看四周，他发现天花棚遍及整栋公寓。

丰崎从厕所走了出来，拔下开关上插着的应急灯，又走进了厕所。

丰崎站在马桶盖上，撑上了天花棚，点着灯慢慢地向隔壁的方向移动。不时地有灯光从下面漏上来。天花板上像是有洞。

他把眼睛凑到漏光的孔上，向下望去，是隔壁的，正在看电视。丰崎虽没有看到期待的画面，但从正上方看下去的视野，跟日常的视野真是完全不一样。

人们的日常视野大抵是水平的。虽说站在某一点向上看或是向下看的情况是有的，但如果不乘飞机什么的，是不大可能从正上方来看世界的。

更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俯视图。而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看其隐私的俯视图。这给了丰崎以新鲜的刺激感。即使是看电视、看书、睡觉等平常的画面，如果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条件下看到，它也染上了截然不同的色彩。

丰崎还没看过这么有趣的场面。正因为室内的人还没意识到有人在看他们，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演技。人的本来面目就这么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。

丰崎第一次体会到，窥探他人的隐私是如此的刺激、有趣。

在妹妹外宿的晚上，就是看一整晚也不会厌烦。

冻结的冰海融化了，天花板向他展开了新的人生地平线。这种举动生产不出任何东西，对社会也毫无贡献，更准确地说，它还是违反社会公德的。但爬天花板这件事，毫不夸张地讲，真让丰崎感受到了生存的价值。

匍匐在天花板上窥探着他人的隐私，这才体会到自己的的确确活着。让自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活着的事，除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